

睢寧縣志卷十

知縣劉如晏鑒定

訓導沈紹藩較閱

貢生李杰編纂

記

修城碑記

學士 沈一貫

國家都金陵錯置邑以百數若據上游張左輔宜莫若睢寧按志邑去淮郡三百里而近東瞻古宿北望下邳西接靈壁南聯虹邑而與徐僮取慮鄰卽史所稱楚漢夾水而陣之故地也邑故有城承平日久漸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一

圯嘉隆間河南決水直嚙臯陸郭郭蕩然幾爲丘墟無復迴繚蓋三十餘年所未嘗問焉觀察莫公建節淮徐風聲是樹廢墮畢舉行部至邑嘆喑久之乃諭其令申君曰嗟乎弗城胡邑弗邑胡民惟汝責令受命惟謹於是集部吏父老議城事相故址約豪五百七十六丈有奇高二丈七尺基廣二丈塹三丈深三之一城闢便門門有樓各四分置周廬數如之經營既定畫地分工俱有成畧獨止瘠民貧而公家無復餘積時訕舉羸懼不終事因上其議於御史大夫及

一直指使者皆報曰可聽便宜發公粟一千餘石莫公且捐贖鍰二百餘金資之而郡州守遙觀厥成僉謀既諧大役斯肇畚杵如雲登登四聞樽力均勞伸乏縮溢百工惟和罔不競勸蓋以癸未春首事越明年春落成樓櫓翬飛雉堞櫛比遠引崇堤俯挹邃流屹屹乎翼翼乎視昔雄壯有加焉固南國之屏障而長淮之壯觀也史氏沈一貫既敘其事復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書稱勤墉易戒復隍言城之不可以已也然畫圻固圉何國蔑有獨申伯圖南山甫賦

政南仲經營風人咏焉此何以故夫世所稱社稷臣者非以其宏謨碩畫上以衛國則有維城之忠丁以爲民則有干城之任與彼城者禦暴域民重事也顧非常之原難以慮始乃君子驅之以公家之急卽勞民動衆夷然不以爲厲者然考土功之制又何詳且愼也是故龍見火見昏至約其期遠邇厚薄基址程其式餼糧畚築板幹備其物嗚呼率此而城豈晚近世所謂勦民者與語有之哲夫成城蓋重之也卽是可以得詩人之旨矣睢寧上瞰諸陵下睨漕渠昔者

劉賊內訌兩得而甘心焉夫固要害之區必守之地也城而陋尤懼不完况無城平勇夫重閉而守土者泄泄然視不我慮也此其患不特將及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當事者紓遠慮興曠事不再計而定不旬月而成費罔官損役匪農妨樹金湯擁屏翰由是保障一方控制四塞是於國亘未然之防而於民不失先勞之說地利人和蓋兩得之偉哉城也直與申伯諸臣爭烈矣可無識乎是役也經畫者御史大夫凌公雲翼傅公希摯直指使者姚公士觀觀察使者莫

公與齊郡守張公允濟州守陳君王廷申君名其學則令縣而始終經營之者例得並書

護城堤記

副使
王應乾 邑人

睢自城社以來土垣不盈丈遇霖雨輒就圯曩我邑侯申雲野公易坯以甃大創之雉堞煥然城以外濠堤環抱蜿蜒蓋一時並建云歲久弗飭河數次水數湧淤數增平陸侔堤俯瞰城內勢若建瓴萬 辛亥之秋巨浸稽天彈丸一區不啻海中浮漚我魯侯守堤救民勛德茂焉而又深維永賴括新淤田若干畝

得租若干石聚子遺數百衆於斗城中弼哺之暇用其力工作踰兩月濠堤屹然旋復罹洪濤無虞嚙缺城中安堵往來錯趾者無不舉手加額頌曰魯公堤魯公堤云噫嘻小民不遘創建之猷而獨侈口中興之烈則何以說焉繇者揭鏤鍤籠土喘息薄喉而得一蔭樾下則脫然喜病疵瘕者膝上叩頭蹶跽不寐而噲然得臥則族戚相對笑安居不喜由勞而安則喜安枕不笑由病而安則笑小民之情何以異此故創建熙雍安居安枕之常也中興昏墊樾下之蔭而

噲然之臥也矧彼額外長物遑遑實橐而是如此則堤在橐下不在邑矣寧惟邑無堤且民無命是公之清操赤衷與小民之精神命脉合以共成此堤也命之曰魯公堤不亦宜乎蓋鄧橋蘇堤今古艷談得魯堤可稱鼎峙要以真愛綿結歷世代不受銷鑠無今古無大小一也而公不自有也公方軫念苞桑謂堤稱雄藩城寔湫窪不爲增墉胡稱永賴業命蕭二尹相度工程割養廉以辦厥事而二郡之命下矣嗟嗟士民安得忘吾公哉公雖去吾睢而未去吾淮故托

堤以寄永思一班而以城之役望吾公終始之也此
士民意也公諱佶字夢陽號影圓湖廣景陵人堤高一丈三尺頂寬一丈周城身約四里而餘長一千六百三十餘步

修學碑記

叅政 王應乾

睢寧脉孕午鳳阿濰水抱之蜿蜒而北旁通崑流其
水澄渫可鑑鬚眉以故雲蒸霞變之士逞逞清節相
尚余所睹聞如高公瑁之裁抑權璫胡公寧之八月
挂冠張公道傳之三仕辭榮雖曰天性亦由地脉焉

年來士氣頗不及格先輩典型邈乎遠矣說者以泮
宮之興廢卜人文之盛衰倘亦信有徵乎余記總角
遊泮時廡舍傾圮薨棟零落戟門外荒草芊芊無復
披水築宮遺意惟時邑侯申雲野公加意修葺瞽宗
生色逾數歲余遂叨第余籍漢中名文元者亦領鄉
薦與余同年因蟻徙而驗屏翳之將作或亦不謬邇
者河伯不戒洪流作梗萬濤爭馳首被吾邑公庭艤
舟先師廟貌宛在水中央一切廡舍周垣頽毀欲盡
幾不成洙泗威儀矣計拔自泥淖躋於崇備非千金

無以卒厥事主者難之邑康侯莅土之三日環顧愀然曰興教化育英髦有司首務也今若此敢辭不敏會郡侯高公觀風至嗟嘆移時兩公志合遂各捐俸若干首倡斯事士紳庶氓之家亦聞風樂輸隨意多寡籍於簿移語兩學博遴於多士中命胡生效恒輩董若役先其鉅且急者明倫堂聖殿戟門因舊址增高丈餘宏敞壯麗大逾昔時東南隅奠城爲樓額門大魁飛棖插漢俯窺千室鎮以文昌環抱以墻巍然邑內一奇觀也工旣竣千里而問記於余冀有所以

醮多士者余與多士同陶鑄於宮墻舊矣誼不得以固陋辭竊惟今之章縫而游者非學孔子之學者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然未嘗明言所學何事亦未嘗明言立不惑耳順爲何事第曰知天命不踰矩耳學庸語孟列於學宮爲多士之羔鴈余童而習之者有年瓠落鬢序間僥一第之倖此時已三十有二矣試叩以志學宗旨不啻嚼蠟說夢也是尼父十五時所早證而吾儕三十四十所未聞也可不哀耶大學首簡明明言大學之道而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莫先於致知在格物焉故格物二字是大學之竅會而中庸語孟之啟鑰也慎獨慎此也時習習此也集義集此也其工夫在現前其幾希通帝命其至當不易處卽心卽矩其宏發願力處卽志卽學我多士以求之格物而足矣世儒多疑致良知爲涉於虛也抑將以格物爲虛乎康侯深於學者喜其有當於志也命紀其事是役也經始於丁巳寅月而棟隆之日卽是年首夏也侯直以精神提攝其上無頭會箕歛之擾成子來不日之功可謂弄丸手矣其廡舍周垣工

費尙缺願輸未輸者以歲時不登稍稍停役會學博丁君有望至與司訓彭君尙綱勉諸生以大義復各捐資終事多藉其督糾力云學之東北以新塹藏書樓基址西以古井爲界南抵城頭西隣城隍廟東抵新濬河河以東有古巷巷之東則近城居民也郡守高公諱捷淄川人今陞淮徐道副使邑康侯諱應奎夏津人王君子鑿劉君子仁爲多士師丁君彭公其繼也督役則胡生效恒胡生一桂張生世德張生民範例得並紀

開復河道記

副使
馮敏公 平湖

隆慶庚午秋八月河決於睢寧之白浪淺既而白浪淺淤復決青羊淺又既而青羊淺淤河益分裂潰決決而南爲王家口張擺渡口馬家淺口曲頭集口決而北爲曹家口其小口在辛安左右者七於是河流悉由決口南趨睢寧平地爲湖漂沒軍民田廬無筭輕舟從此出小河口其支分而北者出直河而正河故道自曹家口至邳之直河九十里胥爲平陸淤重艘九百三十隻糧四十餘萬石官民船又數百自曹

家口而上至曲頭直河而下至宿遷又九十里河身淤淺不能通舟睢民昏墊運道阻絕於是起大中丞歸安潘公於家俾治之公至博訪羣情時議多以爲故道不可復有欲因睢寧決勢而利導之者公謂河源盤折數萬里水夾泥沙急則沙隨水滾稍緩則水漫沙停比年因水勢散漫沙墊底高容受漸少每一泛溢輒便爲患今舊河廣且百餘丈深且不測若仍復舊河中開小渠引水衝刷兩堤夾束使不散漫則水勢歸漕淤淺漸去河身自可復舊若就新衝水勢

散漫湖坡平淺不能復浚工力所及能有幾何伏秋水至必壅不下徐邳之間將成魚鱉此必不可群議乃定於是度遠邇議工役具畚築計餼糧大發淮揚徐及廬鳳山東河南夫併徭淺各夫分司道官爲五工統之公指示方畧畫地課土以隆慶五年春正月十有六日肇役浚築群工齊奮至二月二十日築成二十三日縱水歸渠淤沙漸刷河流乃通凡舊淤糧艘及官民船皆由渠出時築決之工張擺渡曹家二口已完而曲頭馬淺王家三大口亦已有緒公方且

調集樁草益急群下或言急此何爲但笑而不言翌日風雨驟作不止兼以黃河桃花水漲會山東諸泉併至乃季春朔日水復大溢瀾漫淹浸莫辨湖河新舊堤防潰決殆盡復決閻家口油房口曲頭舊口之東王家舊口之西房家口青羊口白浪淺口與諸小口凡四十三處群情大駭役夫懼且潰公時患背疽乃裹瘡而出撫慰勞來身自督率示以必成衆志復定晝夜率作工料踵集隨用輒濟於是諸口漸合而縷水之堤亦漸成四月七日麥黃水又大至狂風挾

水勢復衝決閻家口之西及半戈山之左右公督率益厲親守築口六月三日諸築塞之工咸畢先是淤河多淖沙立輒陷工不得施公命以木橫沙面掘半瀝水左右互倒水盡沙乾工乃得施決口懸溜數尺噴沫成雷負土入水輒便消去公命以大埽截流繖以巨纜旁植巨椿其衝之處洶猛湍急椿折埽滾勢難猝就乃復相視緩急偃仰合度卒復壓以厚土勢若岡陵衝乃克定築堤捍水浮沙既不能堅而寔土又爲比年流沙所壓必深掘至尋丈及遠取於民間

空基與隔河運取山土往來力役竟日不能數筐公命囊土程衡唱籌課役土功乃集於是兩岸屹然河流受束濬刷淤沙深廣如舊四百萬漕糧飛帆直上雖伏秋水三至懷襄徐城而曲頭以下凡公經理之地皆得安流如故矣是役也用夫五萬人興工五閱月決口築塞者五十有八濬河以丈計者三萬二千四百築堤以丈計者七萬五千有零椿草柳葦以株束捆計者二十萬有零麻絲以斤計者八萬四千有零所用河漕貯積撫按贓贖徐淮商稅及淮徐糧米

總計僅十一萬金有奇視初請未及三分之二而決口增築堤工高厚倍於原題者三蓋公之經畫素定而復以身先故群工率作罔敢不竭心力事半功倍其成之速如此既成之後公又爲之計久遠乃併修徐呂靈壁之堤以束上流復築梨林房村之壩以防衝逸建舖會設官夫以時防守植草柳集工料以預備禦其善後之圖又如此使當首事之初非公堅持復故群役方且猶豫安能專意挑濬受役之始非公指授方畧則河工多未閱歷安能悉協機宜垂成之

際非公先事預備則臨時且將無措安能隨用取辦復決之時非公鎮定親督則衆心方且搖惑安能堅忍有成功之後非公長計遠慮則人情方且懈弛又安能思及久遠而爲之善圖其後哉繼自今拯徐准數十萬之民命於旣溺通國家數百年之運道於旣湮而俾之勿壞者公之明德顯功遠矣哉時河南分司郎中張君純海防道副使今陞順天府丞傅君希摯山東管河道副使劉君庠潁川道僉憲馬君豸與敏功分統五工而呂梁分司主事吳君自新則專

督徐呂堤工河南副使董君采則代馬僉事分統咸
與其勞府佐縣正之分理者同知章時鸞吳文奇張
崇謙韓應鸞通判李維東孫佶劉宗陶秦可大知縣
宋伯華州縣佐貳百執事之趨役者若州同知馮環
樊東昌判官劉縱主簿胡朝器范榮而下又五十六
人云

柳將軍廟碑記

教諭 欽 用

國儲河運舊矣嘉靖年河漲堤決巨流壅於泥沙沃
田墊爲沮洳運米阻徐邳間殆千餘艘也而辛安爲

甚惟時總理河道都憲曾公鈞總督漕運都憲吳公
鵬暨都水正郎彭公澄主政欽公拱極兵憲譚公榮
咸與有責焉起丁夫合運卒委官分工濬之旋開復
塞若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群公憂之啓居弗寧有司
皇皇焉計不知所出將軍一夕效靈具甲冑見彭公
於夢毅然以開河自任公異之不數日復夢如前公
大異之適欽公視事於辛安舟人忽報曰迤東五里
河決處有巫降神稱曰柳將軍者所言與彭公夢合
公往驗之乃知將軍欲樹功河道將卜棲於此也遂

白之曾公公具狀奏聞上可其奏特勅立廟奉祀焉
隨遣官諭祭由是群工宣力而疏通之速有莫知其
然者蓋將軍奏功輔翊赫然著矣報祀之典豈容已
乎於是相土於辛安之東負堤向坎亢敞可宮乃計
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淺夫委睢寧尉林朝先
建前廟五楹門房三楹未告成而群公悉遷轉矣逮
戊午都憲王公廷來總理河道以廟制淺狹未足以
稱欽崇之意特委管河判官石簡益廣之復建後寢
五楹翼室各三楹廟前兩廡各五楹中建諭祭碑亭

東西宰牲庖厨房各三楹外繚以垣黝聖丹漆舉如
法庭除豁如也窗檻井如也門闕如也大建坊牌
於門傍曰勅贈得道顯化有感柳將軍之廟是役也
載工於嘉靖癸丑七月訖工於嘉靖己未六月落成
日人咸頌新廟之作得其序理云前主政欽公歷官
都水正郎擢守廣東高州府復過廟下判官石簡告
之曰將軍之廟勅建也不可無記敢請公因屬之予
予曰淫祠之崇於天下也尚矣惟聖王之制祀典也
澤施於民者有祀以勞定國者有祀能禦災者有

祀能捍大患者有祀凡以護國庇民也我朝建都金臺東南財賦率由漕河輸之茲河也我國家之咽喉也憑藉將軍靈異開厥湮塞賴其利於無窮功在吾民者甚大而辛安蕞爾之地首被其奠安者也崇以廟貌載在祀典孰曰不宜

義倉記

知縣 申其學

古有常平有義倉迄今千載而下猶能膾炙人口余視睢邑已三年於茲矣稔知睢人鮮厚業素不習積穀一遇凶歲貧民稱貸惟艱卽殍逋相望富人至竭

金寶分臥溝渠率皆懸口以待公家之哺爲有司者急何以應之余憂焉因與百姓約將營田道廢倉外加墻垣內加泥飾扁其門曰義倉蓋效顰古人常平義倉云富歲則勸民出粟以聚於斯凶歲則出粟賑民以散於斯不煩請討無俟旬日其推恩甚易其沾恩甚速譬猶病羸而遽逢倉公若溺急而卽獲巨舟也豈不便哉客有爲余言曰自公下車以來三四年間民有餘粟官有餘積可稱家給人足矣是舉不幾於過計乎余曰書稱有備易載預防古人經國類皆

若是據今日之睢魚鱉之民粒矣鴻雁之夫贍矣吾無憂焉顧時不能以常泰歲不可以常豐他無論已卽如隆慶間之大水荒寧保其不復作於今乎倘卒然臨之余有牧民責可坐視其死不卽一引手援哉此不獲已而爲是舉也客又曰卽如公言睢有預備倉原爲備荒設也脫不熟發庾之舉公任之矣熟則將安用之余曰天下事由已者柄在已由人者柄在人睢倉會計歲報於上者無慮三五苟欲開倉須固請乃可耳請何容易方牘之未上也則某也極貧某

也次貧卽其掣肘之狀更僕難數及檄之旣下也則今日給某戶明日給某戶計奔走之費所獲不足以償之夫以奄奄待斃之民仰升斗以謀朝夕蓋岌岌矣何當時猶束縛以繩墨不啻越人視秦人之瘠也民奚賴焉抑又何怪乎民之胥墳溝壑中也故余置是倉者亦欲活民易易如前所云豈得已哉矧今聖天子夙夜憂勤計安元元者慮纖悉矣顧余庸庸幸從守令後乃更不能紓一籌布一德以宣主上之恩以求不負吾生平寧不瘵曠是懼而素飡是羞耶然

則是舉也安敢望古之常平與義倉哉惟欲塞責以報主耳

匡元帥碑記

元修國史
程鉅夫

天子既興聖人之治忠孝貞節之旌徧天下而睢陵匡氏尤以挺特聞延祐二年九月三日遂以集賢大學士臣顥請賜匡氏褒德之碑臣鉅夫奉詔爲之文曰匡氏漢丞相衡之裔世居滕後有諱友者與子珍耕於下邳皆甚賢鄉人慕之號其居曰匡家鎮珍娶劉氏生一子曰才是爲元帥公雄勇多智好讀孫吳

書仕金爲武畧將軍邳徐兵馬都巡使歲壬辰金亡甲午率所部歸國屬大帥大赫摩令招散亡還守邳公言徐逼宋北邊而潼郡孟山宿遷桃源濰口皆要地今不早乘勝攻取則徐邳不可守矣帥大然之益兵俾與裨將百家奴進擊不旬月五城皆破獲馬都統王統制以歸授沂邳東河監軍丙申邳人袁萬作亂陰連宋將李都統兵襲邳公出戰大之獲袁萬加沂邳東河監戰兵馬使戊戌徐守張名叛合宋將鮑太尉等來攻復敗之擒其將丘太尉等二十餘

人進沂邳東河元帥兼建武軍節度副使壬子宋兵
大入境戰不利死之時年六十五夫人高氏儒家子
亦負奇操歲庚子公計事幕府邳賊夏興乘虛襲破
邳執夫人以去夫人大罵不屈賊怒拔刀斫面仆地
賊以爲死獲免百家奴破賊分其產以畀之幕府名
其田曰夫人莊以旌之公死時夫人年始四十五子
國政六歲而孤所依惟母一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
母哭曰天乎吾子死匡氏絕矣我生不如死乃冒鋒
鏑求於亂屍中得之卒幸全中統三年李璣叛宋人

伺間擊破邳盡俘邳人國政與母與焉居之淮安至
元十三年宋亡國政率其民三百餘戶北歸從淮東
行樞密院判乞烈速失朝於上都賜宴便殿錫以衣
服靴帽授承事郎楊子縣丞歷睢寧汶上主簿丁母
艱起佐濮州遷睢州判官虞城縣尹歸德府判所至
以廉惠稱事母尤極孝母年至五十疾甚刲肝活之
復疾復刲肝後數載又疾又剔腦和藥以進疾竟愈
母聰明康強年八十九歲而終國政廬墓終喪有廬
時至墓所若素豢者郡邑聞而異之曰父死忠母守

貞子盡孝一猶難矧兼之耶上其事表其里曰貞孝
女一適 潤孫男三曰健曰偉曰儼孫女四長適陶
吳次適屯田提舉單 次適劉江次適金師古墓在
里之先塋夫人高氏祔謹按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
使完顏致所狀如右臣鉅夫曰匡元帥屢立顯功殺
身爲國雖三遷官皆出幕府時官制未行也高夫人
不辱其身國政克制其孝有司旌之宜矣而國政間
關數千里率衆來歸僅得一二州縣世祖之惜名爵
可知已國政浮沉州縣四十餘年曾無幾微怨望心
不亦賢乎匡氏一門大節焯焯如此然非臣顯不能
上達非聖天子不能加美而褒顯之則是舉也豈不
君君臣臣哉

孫孝子碑記

員外 吳明美

孫孝子名清字廉夫世爲睢寧人治葩經克邑庠弟
子員食公廩累試未遇性至孝幼孤事母李氏奉養
甘旨備竭其力正德壬申李氏卒時劉賊猝至邑無
城守士民倉皇奔竄比室皆空孝子以母柩在堂弗
避親友咸勸之孝子曰與賊毀母柩寧殺我竟堅

守不去旦夕惟焚香以告天後三日賊果至剽戮人
廬罔獲免者獨孝子宅往返不入未幾賊去復至孝
子仍死守賊仍不入同時隣里避難多歸其家亦賴
以全活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明年賊平邑人義之白
其事於官前巡按御史江公以聞於上詔命立石表
其行又二年今巡按御史張公來按是邑篤意風化
因詢孝子之行知石未樹卽命有司舉其事時顧奉
行者力弗逮又一月後余以當道委署邑政至則急
命工磨石錄孝子姓名行實刻於其上復作亭覆之

期永久也夫古今稱孝者如廬墓刲股之類此在人
情稍篤親愛者亦能之或又出於矯情干譽之所爲
惡足貴也若盜寇之臨刀鋸所加死生係焉乃能死
守不去知有親不知有身非至孝能如是乎此則誠
可表矣人倫莫大於忠孝今表孝子之行大書於石
使睢之民觀感興起平居知君親忠孝之義不幸遇
事變焉莫不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不至於棄君親於
路人則孝子之行有以啓之於風化豈小補哉此亦
樹石建亭之意也亦直指公意也

重修城隍廟記

學士 高 穀

城隍之祠古不經見漢唐以來稍稍有焉宋元及今
通天下建立祠宇嚴飾貌像以崇奉之何也揆厥所
自豈非以神能福祐斯民主宰一方若城之與隍爲
郡邑保障捍禦因以名其號歟淮之睢寧縣舊有城
隍祠一所北枕邑治東隣泮宮實宋元時故址廟之
中舊藏封誥歲久無遺存者而神之靈如一日凡水
旱蟲戾賊盜奸宄民輒禱請神能轉災爲福殄惡祐
善應響之報若影隨形睢民老稚貧富出入興居惟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二十

神是賴歲時祭奠者雲集蓋數百年於茲矣邇者邑
令閔侯視事之隙敬拜祠下顧瞻神像剝損廟制隘
窄不稱上漏傍穿盡然於懷遂與同寅及邑中耆老
捐俸資募民力鳩工集材大其規度一新廟貌不數
月功用告成邑之人士莫不欣覩以爲侯之能敬其
神實所以福吾民也嗚呼若侯者可謂克任人民社
稷之寄矣銘曰

猗哉明神 廟食千古 有靈有威 永奠斯土
巍巍赫赫 貌像儼然 惟誠惟懇 不爽不訾

水澇旱荒 蟲蝻奸宄 轉沴爲祥 民食賴止
有感有應 無微不通 福慶在人 精靈在躬
既新其祠 亦嚴其像 用以告成 永永是望
重建

漢壽亭侯關壯繆公廟記

知縣
石之玫

天下祀壯繆哉然於浩然大氣之中必欲求神之所
在而致饗焉則樂得其生平之精魄震盪抑鬱之地
愾然若見之古下邳其一也夫漢季形勝一在下邳
一在荊州其地皆直逼許下風馳電擊取漢鼎而復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二十一

炎之如矢在弦石在瓠耳爲問吳之濡須蜀之祁山
當時英雄千計而得一捷有能直逼許下攻其必救
蹴其必避者乎夫壯繆初守邳繼守荊單鋒隻馬爲
唾手中原之勢此誠諸葛所未及謀而孫吳所不敢
效者也群雄各裂大業未成千禩而下方將嘆息痛
恨於斯地而今日大河以北濰水以東壯繆之魂魄
靈爽寧毋迴翔盤礴留而不去者耶睢寧古下邳地
凡風雨之飄忽雷霆之擊觸莫不皆壯繆之形神彷彿
爲此邦之有血氣者所君所親焉余西人也生于

壯繆發祥地來尹于睢睢之人神壯繆者世祀于東
郊茲復鼎廟貌于南郭余每臨其地瞻拜其下則見
燈霏月焰儼然秉燭之館也花擁絳顏依然桃園之
景也崇樓橫蚕黛以孤聳渟波依劒色以浮清又恍
見不受金不受印之高風也謂壯繆之精魄震盪抑
鬱于斯可也謂壯繆之靈爽迴翔盤礴于斯可也今
日求神之所在於睢睢豈私壯繆哉是故天下祀壯
繆哉

修黃華洞記

府別駕
李枝萼 邑人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二十二

睢治北有黃山社傳黃石老人於下邳行游處也赤
帝子以馬上得天下留侯之力居多籌帷幄扶炎鼎
受老人之所授也以故世之稱留侯必先推黃石公
考邳之北有黃石山名黃池社廟祀在焉睢北並稱
黃山山有黃華洞昔則幽虛窅奧深數十丈中似別
有洞天此或神仙遺踪耶自明武廟中劉寇豕突江
淮上人入辟寇寇怒填洞門沙壅燐刦垂百年所余
嘗攜一二友人步陟其巔東望圯橋西望垓下明月
如昨楚歌慷慨則濟北穀城下黃石如或見之夫公

在當年載於史乘者初不聞講黃白久視之術第以
一編示留侯曰讀此則爲帝王師坡仙所謂秦之隱
君子者流歟還憶項劉在濉水之間大小七十餘戰
遂滅楚數傳止四百年迄今已易十餘姓此一片石
仍巋然名黃石焉俾樵歌牧唱經過其下必曰黃石
峒則公之精英猶未散也是公藉留侯以傳傳留侯
故愈傳公也傳公故並傳此山此峒也余祖省耕公
嘗欲修築之未果適燕都殷伯巖父母討古蒐軼以
資濟勝群鄉之父老子弟咸樂疏鑿建一亭漸復舊
觀萼與叔聯元等共謀始焉雖培塿尺土乎其氣勢
將與廣成之崆峒安期之蓬島遙相映接卽而呼黃
石公或一再出不也

創建節烈祠記

邑廩生 李 杰

節烈於人世爲慘而仁人君子樂得之以爲風化先
自古帝王編之史以傳建之坊以旌立之祠以祀無
非爲世道人心計深遠也

皇帝御極之十有四年乙卯春

徽號禮成褒旌節烈

綸音屢渙會丁巳二月旣望桐城注若姚夫子秉鐸吾
睢下車之初卽殷殷以闡揚節烈爲己任加意諮訪
具狀以聞吾睢地瘠而俗古載之邑乘者節婦烈女
不一見而足按籍以稽夫子曰嘻有是哉婦人女子
生長深閨非若士君子讀聖賢書講道德談節義而
正氣凜凜爲日星爲河嶽足以貫金石而泣鬼神是
不可無祠以祀之謀之諸生力白邑陳侯卜地儒學
垣之東建祠其側一磚一瓦一石一木一土圻一匠
氏必捐之貲當其直乃已上不費于官下不役于民

不彌月竣厥功使數百年旣湮之節烈一旦傍宮墻
而歆俎豆殆蒼蒼者憫其苦嘉其志而使之得食德
于我公也豈非天哉祠創于八月九日落成九月朔
位木主其中東西各設姓氏榜脩載事實以資省覽
勒石手署其額曰節烈祠炳炳麟麟夫子顧而樂之
猗歟休哉於以仰佐

聖朝風化世道人心實嘉與更始項以未及闢大爲憾
然夫子之爲是舉也匪棘其欲以就狹小蓋蒞任未
半載卽以恩蔭奉

天子寵命晉秩成均諸大吏屢趣之駕恐不爲之創誰有爲其繼者遂毅然經厥始風雨不輟迄用有成至光大而增修則以俟後之君子夫子之德其與斯祠爲不朽乎是役也庀材鳩工兼命其事于杰爰附筆而爲之記

勅建節孝坊記

貢生
李杰

今

皇帝嗣統武功旣平以文德治天下舉夫忠孝節義之有關於人倫者屢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二十五

詔褒旌以厚風俗正人心爲久安長治之根本典至鉅也然法在寧嚴毋濫上下駁詰動經數載草茅之下格於上聞者衆爲此舉也蓋其難之痛先君子棄

孝孤 於襁褓中吾母年十有九生 不孝 纔三月初欲

從先君子地下奉大父母命易死而守不忍 不孝 之

委溝壑而斬血食也未幾先大父卽世吾母上事孀姑下育孤子兩世一身死則重于太山生則苦于荼

蘖 不孝 幼時無從記憶但見垂涕之日多

含笑之日少 不孝 八歲命就外傳吾母刻意督課以

母之慈爲父之嚴間者夏楚甚不孝睡方熟乃手摩

其痛處淚潛潛下及覺旋收淚厲聲曰汝不肖不肯讀書我守汝何爲不如無生我死汝死爭先後耳不

孝幼亦知慟母愈慟由此奮于燈窗而學業之消長

吾母之憂喜俱之不孝年十七娶有室十九齒於庠

二十一長子方灼生吾母始輒然曰汝有妻且有子不斷汝父後汝做一秀才不斷汝祖汝父書香吾異日可見汝父于地下矣及先大母春秋高生養死葬以婦道而供子職終其身如一日也丁巳桐城姚公

士堅來司鐸上體

聖天子恩意採之輿論以吾母節孝舉時吾母猶在養聞之歎曰我命薄安敢望此不孝喜且懼誠難之也

纔舉報而公擢國子學正去累以駁詰之繁輒中沮不果事未上達而吾母竟棄不孝逝痛哉不孝非吾

母無以至今日方冀垂白暮年承膝下歡得少展烏鳥之私何天不我憐而遽見背之速也不孝以草土

餘生身不能養名不能顯雖有終身之喪之戚終何補耶丙寅值撫軍大中丞湯公斌理學名臣也察訪

節義郡縣核舊案上其事允歲終彙奏尋擢禮部尚書領宮詹事趙公士麟繼之以丁卯四月初六日入告下禮部議五月初二日 題覆該地方官給地丁銀三十兩聽自建坊初四日奉

溫綸可其議痛哉吾母苦志以歿今果得荷

天休惜未及一見之也時司諭李公嶸瑞喜其爲是舉也集當代名流鉅公詩古文詞以傳其事嗟夫吾母節則苦節孝則苦孝違思乞榮于身後哉乃寵以

大典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二十七

大語煌煌炳如日星者

聖天子之殊恩也延諮博訪光逮泉壤者湯趙兩中丞之同仁也憫我孀孤首其事卒以

上聞者桐城姚公之篤於闡幽也徵輯詩歌敷颺

德意助宣風化者盱眙李公之嘉與有成也凡我子子孫孫顧斯坊也爲臣思忠爲子思孝其知勉哉坊成敬述其事記而銘之其詞曰

昊天罔極母德劬勞稚者待哺離裏屬毛老者待養白首親操六十而卒合兆同牢躬逢

盛世大沛恩膏

綸音天降木鳳翔翽曰節曰孝以旌以褒嗟余鈍拙敝
老青袍顛揚有愧匪莪伊蒿三復小宛明發忉忉
君親永戴地厚天高

重修睢寧縣儒學碑記

中允 吳 晟 山陽

皇帝詔郡縣修飭學宮崇聖道光文治聲教訖四海矣
乙亥秋郡庠落成睢人士過而樂之旣而咨嗟太息
謂余曰吾邑於淮屬最彫弊歲且荐飢上下交困雖
屢奉

睢寧縣志

卷十記

二十八

綸音而學宮之傾圯日甚殿廡不蔽風雨垣墉不界內
外一望荆榛瓦礫慘如也士子不過上丁一至其地
敦詩說禮之風邈乎不可追矣何睢邑之不幸而獨
自外 右文之世其天也耶其人也耶越明年丙子
冬十月學博盱眙蕭仞李君來鐸於茲初以衙署丘
墟假居城外之僧舍而宮墻可知也時邑侯謝公勸
募所得三百金有奇止修大殿倫堂業已告匱而丹
雘之事闕焉未脩未幾以丁艱去李君力任其事曰
捐募能得幾何遂出橐金節次以千計先建衙署爲

栖身計而堂而室而書舍而廂屋而廚而群房共四十餘間匪急其私謂居此乃可肆力於修葺矣 聖殿舊制樸畧非所以妥侑神明也若簷阿若棟宇若椽桷若楹柱墻垣塗之以丹硃沃之以油漆其光離離然明倫堂亦因其制而增飾之粉者丹者繪者黑者煌煌乎與大殿前後相輝映焉次兩廡次櫺星門次戟門石坊次啟聖祠次敬一亭尊經閣此皆毀舊制而更新之者若泮宮牌樓名宦鄉賢二祠興賢育才金聲玉振禮門義路等門此昔無而特創之者儒

學門儀門以及月臺甬道圍墻之屬無不俱備郡庠而下十一屬罕有甲者又於敬一亭之前建一堂顏曰敦閣每月朔望集生童其中課以文評定而甲乙之拔其尤者授梓爲敦閣堂月課卷供給賚予之費不以首俸從嗇也春秋兩祀卽偕同官齋戒于是堂以誠敬爲多士先而俎豆之陳必豐必潔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其庶幾乎回思昔之日風摧雨折荆牽棘橫人跡罕至者今則爲詩書絃誦禮樂文明之區矣蕭仞一冷官耳能體

聖天子崇重學校之意勤於其職庀材鳩工雖嚴寒溽暑不敢少輟不曰此睢之公事直曰此吾家事也二載間煥然改觀無何以今年七月十有八日聞訃丁母憂時 至聖暨四配十哲龕座神主正在調鏤文昌祠忠義節烈孝子等祠正在營始一旦以守制報罷睢人士請之邑令籲之 各憲欲少延歲月蕭仞天性至孝不可以留亦具詞白之當事遂戚然去去之日復捐客囊二百餘金謂監工弟子曰磚瓦木石皆備所少者工價耳吾留此以竣厥事居官之日自

任其責謝事之後不諉之人睢學之得以更新蕭仞之功豈偶然哉是不可以不記李君諱嶸瑞字蕭仞號率夫丙寅選拔鳳陽府盱眙縣人

新修睢寧縣城記

翰林
曹 鳴

中原大勢趨兗徐入吳爲財賦會集之所邳睢兩邑實扼其衝盖有事必爭無事必守之地歷觀漢唐以來故蹟可知也自淮黃交會運河開通百萬糧艘咽喉淮安此兩邑據淮上游西北倚山東南阻水遠不五十里脣齒相依以拱衛淮城犄角徐鳳地利視昔

增重矣河決邳州之後邳城北遷僅餘睢寧一城爲
徐鳳門戶此其城之所係何如哉我

國家承平數十年文德誕敷武功遐暢西土不毛之地
咸奉車書睢土安恬若在懷抱城之有無似無庸慮
也然易不云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詩不云乎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或之者疑之也思患預防時恐人侮有不敢卽安之
意乃以待之之道行乎其間卽往者睢寧之事可鑒
矣明正德中劉寇兩殘其地而後陳公嘉畧建之城

崇 中又以大水圮城遭闖賊屠戮之慘而後高公
岐鳳建之城順治中若非有城則膠寇海土行且恣
意往來又不僅火西門而入入而速去矣此其城之
所係何如哉考邑城在萬 中太平無事時申公其
學繼建之今城固其址也康熙三十九年霖雨河溢
城塌將半當事以所倒丈尺報上行令估計工料需
銀二萬餘兩核減且一萬九千餘兩請帑不允請以
通省俸工協修不允此於

令甲有例用是無敢言及修建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季冬令君桂林劉公如晏至適通省以常平積貯例開捐援例者必執贄公曰受諸則慮以財爲累却諸則慮於後難繼吾其以之成城乎志之者二年爰諮于衆衆曰難矣邳州新城請帑四萬三千金睢城當其五之四頹城計將四之二原估一萬九千金者固無浮安所取諸公曰吾不動公家物不派民間役盡力所能爲卽城其半不猶愈于無乎以丁酉春正月二十一日興工夏五月二十八日亭工工就其半邑之士民慕義爭先捐助如雲而公益以節衣縮食之

餘務畢其事復以戊戌春正月十六日接工于夏五月初十日工竣于是原報之已倒者建未倒者修缺者補瑕者易樓櫓聿新睥睨無缺旣豐且隆乃高以堅成功之速睢人具云古稱靈臺睢有靈城計修建過城二百六十四丈九尺內西北建石城六段計八十四丈四尺公初意欲全建石城阻者謂用車恐防農遂不及半而止用人之力計二萬五千四百餘工用銀三千五百四兩九錢零內士民樂助者六百八十兩公自捐者二千八百二十餘兩城工旣畢衆以

書來請余記之如前所稱余未獲面公以兒鏗出公房知公頗悉公天性孝友少年登丙子榜第一人三上春官以養不逮存無心仕進截取檄至改就廣文七年陞令太守強之方行雖在官其自奉不如寒士食無兼肉衣敝不更尤勤于政事不使案有留牘盖不樂于官亦未嘗輕其官也丁酉校士尤爲得人說者謂岳侯文官不愛錢一言爲輕量天下士不知愛錢之見膠固于中則利令智昏凡事所當爲者皆迷惑督亂而有瞻前顧後之慮不能明決精勤以處之

矣公之善政他不具述卽此一城先事而知其可爲明也臨事而期于必成決也在事而無所溢費精也終事而無敢偷安勤也孰非不愛錢之心之所推廣哉此城旣成于以奠全淮之上游而固徐鳳之門戶有備無患易之豫所以稱和樂而鷓鴣之詩所爲與無逸相表裏者義盖如此雖一邑乎要可以助

聖天子久安長治之化而徵萬年有道之長益信天下後世之士君子能于其職盡所當爲者固宜如是夫

三壇者何西南北也西社稷南山川風雲雷雨北厲壇也不斥言神言其方敬也五土生穀社主之教民耕耨穀所由生稷主之山川者邑之主風雲雷雨所以發生滋長五穀春以祈秋以報爲民之道無所不周而索饗之蜡附之城隍旣建四方攸屬以待風雲雷雨以鎮山川是故百神統焉而春秋同祭至祭厲則迎以爲主厲者無歸之鬼也以城隍爲歸俾有厲名而不爲厲此數者皆守土者所宜有事也睢之三壇創于明葉見泰嗣申其學修天啟崇 間沒于水

入

本朝七十餘年未立康熙三十六年縣令謝乃實志焉而未成又越二十年如晏視事于此卜西壇于城西爲明經周特之地卜南壇于城南爲民人胡綸之地卜北壇于城北爲諸生朱培大之地周之地自願捐助焉于是買石以立之壇俾其規模畧具而四周之垣更衣之所拜奠之庭均有待焉盖處此公私交迫之時又專心致力惟城之大工是問其爲之不得不以漸也是爲記

建王公履墓置祭田記

知縣

劉如晏

如晏涼德移令睢寧起化之不能骨肉相殘者訟牒紛若於庭下嗚呼其無所觀感而然歟何孝友之風沒沒也初至閱邑乘載有王公履墓曾往觀之無墓而有碑夫一履耳其何與於公亦何視於後人乃經二千年猶相與傳之弗置意公當時食邑於此其相觀而化者當比戶可封也是以愛其人寶其物卽微如一履逮身沒而藏之則其於公之政教必遵守不失而無復有逆理亂常之事矣顧公之爲孝子夫人

而能言之至其達于爲政則人未之言也夫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不言躬行下民自化是其于政無赫赫之稱者乃政之善者矣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孝則公之所存而神者睢陵則公之施政所過而化者于其履墓見之墓基在城南二里許明巡方直指王公友賢立碑以紀後爲黃河淤沒康熙初縣教諭孫大經縣尉繆振稷復立碑其所以表之康熙三十六年邑教諭李嶧瑞又立公祠于城隍廟西數君其有意于風化之

本矣然無墓則表亦徒設而虛祠則祭無由舉也余受事二年既愧不克如公之純孝化民又欲昭公之遺澤以風示茲土爰以節衣縮食之餘買甑建墓令人耕墓前荒地而守之且置祭田五十畝入于祠田之所入供祀春秋外以修墓與祠則有其舉之莫或廢矣祠故湫隘改建於縣署西北擴其規模別爲記之至若公之嘉言懿行純氣和質備載晉書不復贅公名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先賜爵關內侯封萬歲亭侯累封睢陵侯進封公諡元睢陵卽今睢寧舊志

云封元公食邑睢陵誤也田數併識于碑陰

膠寇破城記

李杰

膠寇者何寇起于膠也膠何以有寇兵變而爲寇也兵何以變主將率之也主將爲誰總兵海士行也士行受命爲閩外臣何以叛鄉官法氏族有隙以之也隙何以生法氏爲膠州宦族籍南宮居顯位者十有餘人挾其家世以驕武夫故啓之隙也有隙何以卽叛法族有以臺諫官於都門者士行意其必致書劾之令邏者守於隘執其使果得書遂發兵反法

族惟官於外者得免殺其科第七八人眷屬無噍類
焉膠州去睢六七百里何以獨爲寇於睢睢之人有
以餌之也睢何以餌寇奔六安山道經睢寧抵城下
索騾馬知縣魏翰拒之以無賊已結陣西行過毛竹
岡令君之弟有魏三風子者糾合城中紳士吏民約
百餘騎冀剷其尾隊要功賊怒回圍城謂非餌之不
可也圍城何以卽破火其西門破之也火城之跡今
驗之門內石刻燬殘猶存也火其門何以遂入守者
不諳於兵假令內亦縱火塞門薪木相繼不絕賊何

由入智不及此故門火而寇入也城破屠戮男婦一
千七百餘口官廨民居所有劫掠一空雖曰天數豈
非人事有以階之禍哉事在順治十年癸巳秋九月
二十二日追記之者何以時方修志邑之大故不可
闕也記之者何時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夏六月朔也

睢寧縣新建啟聖祠記

劉如晏

古者祭川先河後海海爲水王義不先祭尊所本也
祭先師之祭啟聖公此志也夫自明世宗時肇建公
祠天下郡邑莫之異兼取大成殿配位之先人配焉

誠得體矣考睢學燬於明末入

本朝殷令岳建修大成殿既成以去任未及祠也康熙初馮令應麒孫教諭大經於明倫堂東偏附墻爲祠位置失宜湫隘弗稱每舉祭趾相錯不能成禮余泣任謁 廟後卽欲遷建之而力有未逮城工旣畢祠適就傾乃偕費教諭廷宣沈訓導紹藩度地於大成殿東北地位旣尊高矣而棟梁柱礎壯偉不減大成殿鳩工以巳亥冬十一月落成以庚子夏四月規制廓然頓改舊觀於是祀公其於先師教孝之義庶有

合焉夫古者之教人也無事不推本於孝是故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大成殿卽崇隆而啟聖祠或庠陋先師有靈其式憑之乎則是祠也卽不傾頽已宜改作又祭法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與古之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明成化中定其祠名曰名宦鄉賢祠建於學附祭上丁亦通天下郡邑莫之異其祭以丁謂斯二者所行皆聖人之道耳雖附祭而非從祀義不當在兩廡睢之兩祠列於東西廡末若以爲遊聖人之門則僭若以爲遵一定之制則褻在僭與褻固宜釐

定故因啟聖祠之建併建兩祠因記啟聖祠之成附
記兩祠董其役者縣尉魯嗣淵邑太學生朱英燦李
克纘王承謨

睢寧縣新建公署記

劉如晏

公署者敷政臨民之所外以行其政教內以修其職
業無之可廢也顧世多傳舍視之而地方凋疲者益
復聽其頽壞而莫之理志載睢寧公署始於元中更
變易數遭河患大堂爲署縣事邳州牧朱君逸泓建
閱今八十年穿堂內堂爲前令馮君應麒建閱今五

十五年穿堂後有堂爲前令石君之玫建閱今五十
三年東有書房五間爲前令魏君翰建閱今六十八
年嗣後令於此者不二三歲輒更迄無修葺相傳天
雨署中至支傘以度堂西則闐闐錯雜詬誶相聞余
甲午仲冬蒞此時城倒已久東西相望穿署透徹惟
東書房略有墻門遮蔽主僕數人聚處於此登堂則
雪繞風翻其冊籍無廨以存其錢穀無庫以守乃彌
漏補缺撐簷拄柱暫支日月所壞隨修連年歲費數
十金計不大修無寧日設傾頽且盡其何以出治蒞

官也然以城工之急不遑顧此既城工告竣乃以日用節省之餘揆度工料之費買署後宅地一所聽堂西之民遷居併予以遷之費集木石陶甑瓦聚土堊擇以己亥之春農隙鳩工適有署邳之役念兩地隔遠訟獄輸租奔走孔棘移駐羊山以便之工弗及舉或因公還署周覽不暇比八月丁祭歸則整完如東書房者亦傾欹欲墜而大堂大門儀門穿堂之已壞者決不可支矣乃不待署事之畢以仲秋興工先攻石之工次攻木之工暨圻者畢集先成東書房與厨

房而大堂而大門而儀門而二堂而前廊內宅以次告成大堂特置庫房一間示主守也穿堂改建廊房六間取顯明也二堂增建抱廈三間便蒞事也又闢堂西民居之地爲書房前後九間而休息有所矣四周立垣奠以石基高逾尋丈而內外有分矣經始於己亥之秋八月落成於庚子之夏四月料先價買工日給值一毫不敢擾累於民計費一千五百餘金皆余自肩其事故成功速而役不知勞其大堂之顏曰無貳爾心蓋戒石未建取臨汝之意以表之然上天

難欺之語爲坐斯堂者言也至於無貳則徹乎上下
矣存此心以持已則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也推此心以應物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凡忠君
愛親事上接下之道皆本乎此矣其二堂之顏曰勤
謹和緩斯又自勗以比弦韋焉繼自今處於此者其
續修治之潤澤之視其楹桷有朽敝者易之察其磚
瓦有罅隙者綴之則有基勿壞不致聽政無所而長
可以肅斯民之具瞻是賴後之君子

桂林書院記

進士 孫 騏 興化

睢寧縣志

卷十記

四十一

桂林書院睢陵士民爲令君劉公立也睢故凋殘公
視事二年大改於舊民風土俗日進醇良公清苦自
持節縮所贏不爲豐殖凡壇廟學宮城池倉庫公署
修建聿新迄於成功而民間不知有役士民以功在
社稷能爲邑捍患禦災法皆得祀舉欲爲公建祠公
辭之再三不止至援令甲所載揭示以禁邑人謂公
志在興學化民請爲書院仍不許邑太學生李克紹
所由作禁約篇也戊戌冬遴署邳州辭不獲已亥春
移駐羊山以便兩地之民邑人乃乘其間以成書院

一倡百和羣相爭先邳之士民趨義共舉刻期告成
因名以公所生地兼取攀桂之義焉比公返署則規
模定矣公謂邑人是何爲者衆曰是代公爲義學耳
先是公以舊義學隘狹就學者衆至不能容卜建新
義學於城隍廟西太學生王訥助以地屬城工浩大
未及鳩工如壇廟學宮城池倉庫公署諸大建置皆
非公私事公一以自任不擾於民區區書院邑人莫
能成之以少紓公之心力其何以爲服教之民今書
院旣成其爲門若干間爲堂若干間爲齋若干間於

以延師訓士視義學規模有加矣由是集民之秀者
良者肄業其中教之以孝弟忠信游之以詩書禮樂
俾樸魯者相觀而化焉此卽爲課士之所也公弗能
止初康熙丁酉科騏以經義受知於公應書赴 都
便道走謁行其地而夜不閉戶田無曠土也問其徵
而水不爲災蝗不入境也除積窩則匪人斂跡決疑
獄則大案潛消要皆其清心寡欲之功舉而措之耳
古人有言以身教者從彼咕咕口耳之間何若親炙
風裁而率循規矩乎是役也邑人士以志公之德爰

公因以教其邑人於是乎相與有成而益行其政若
教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固將推廣於無窮焉
騏竊聞緒論方期修身謹行以無負知人之明憾不
得從諸君子游而追隨於側以共相砥礪也乃因邑
人士所寓書而述記之若此

劉公甘泉記

舉人 宋 貽 溧陽

睢陵地瀉鹵鑿井而食率皆苦水求甘泉不易得也
康熙丁酉令君劉公修城工及半戊戌續修正在鳩
工天久不雨時亟需磚陶人非水不能搏埴兼磚歇

火刻待水潤幾束手矣令君命於窰前掘井未及丈
水湧出陶人以供和坯每一窰磚熟汲水數百桶潤
之四窰具舉泉弗竭衆稱異矣以爲天助城工之成
也顧陶人與諸傭不能言水味衆取嘗之乃知此井
最甘尤異之夫古拜井得水又如馬跑名泉傳之自
昔以爲異事其視此井何如此井人皆謂爲城井以
事名也又謂爲劉公井以人名也邑附城諸泉水味
甘者舊數城東南紅土地廟井味同此井之甘勢不
若此井之盛次數城西北王家堂井然味與勢兩不

如又城東南王皇閣前井水亦云其今則味變是諸
泉惟此獨勝矣令君操守絕人卽節衣縮食之餘皆
出以辦公事蒞睢五載愛護士類未嘗斥辱一人清
風任力和氣兼而有之泉之質清氣盛味其實相感
應正不獨助城工矣貽出令君本房來主睢義學聞
邑人之述此泉若此次第其語而記之

重建忠臣祠記

李杰

嘗讀唐書魏文貞公對太宗曰願俾臣爲良臣勿俾
臣爲忠臣夫稷契咎陶龍逢比干匪異人任亦其所

遭者殊耳所謂良臣者大抵皆功臣也功臣之祀止
及於本代忠臣則歷百世而不易以其干城名教關
於世道人心者大也吾睢舊有忠臣祠祀元全公文
瑞公於至正末以兵部尚書掛元帥印出鎮潼關明
興與太祖軍相拒戰及鼎革後隱於睢治黃河北之
牧馬庄屢奉朝命緝訪之揆太祖貶危素而祀余闕
之意非欲討公蓋欲用公也公堅避不出不以天命
有歸而遽改臣節可謂忠於元者矣及成祖繼統謂
敵明者皆元之忠臣也始寬其禁子孫遂著姓編戶

爲民嘉靖初建祠祀之後圯於水久廢康熙五十八年邑侯劉公修復舊典重建忠臣祠於公署之西南全氏後裔捐置祭田五十畝以傳永久位文瑞公於中而以正德六年七年死城之主簿丘紳金聲典史袁浩及

本朝順治十年死城之教諭王相呂訓導李之實左右列主並祀嗚呼忠臣聚於一堂英魂不昧俎豆焜蒿之下凜凜有生氣信可爲名教之干城劉侯此舉其有造於世道人心者亦與是祠爲不朽矣是不可以

睢寧縣志

卷十記

四十五

不記

重建義士祠記

李杰

義者天地之正氣人之所以爲人也士未受祿故於臣稱忠於士稱義孟子曰舍生取義是義更重於生也夫人而知之然士君子讀聖賢書臨難之際徃往貪生而悖義者無他利害之心交戰於中而喪其所守耳明朱君用之睢之部民也武宗時劉寇承突江淮屠戮之慘所至震驚掠及睢境土城不可以守居民多踉蹌奔竄用之奮勇血戰扈送縣主眷屬出城

回復鏖戰者久之賊怯其勇佯敗歸營探其所在時力疲息於樓上賊擁衆圍樓以攻用之墜樓傷足被執賊欲降之大詈不屈遂見殺可謂不規於利不避其害者矣越百有餘年流賊猖獗屠毒中原崇甲申三月逆闖犯闕懷宗皇帝殉社稷有邳州學諸生王台輔聞變作別言達之所知索祭具對飲自治壙於象山之巔臨期詣壙所懸素帛於棚上北面叩闕自縊歿之台輔雖邳諸生固睢產也墓又在睢其風規蓋與用之殊軌同途矣朱部民王諸生士同也朱

殉城王殉主義同也朱慷慨王從容事異而志同也朱之事巡按御史江公以聞於朝稱其精忠貫日義勇超群旌爲義士命建祠祀之祠舊建於縣治大門內隆慶二年圯於水萬初縣令申公其學祀於養正社學而以同與難者主簿丘紳金聲典史袁浩附焉尋復久廢康熙戊戌邑侯劉公不忍聽其湮沒欲爲建祠爰聽輿人之議謂主簿典史雖微固臣也當附於忠臣而以用之台輔兩義士並祀歲庚子祠成邳庠監王之儐爲之捐置祭田五十畝俾後世得以

永久奉祀要其建祠之大旨無非欲後人之聞風者
頑思廉懦思立以共相觀感云爾